

楊柳集



中

中 卷 说 明

本卷是中、长篇小说专集。共收入中、长篇小说七部。计有：

反映陕北革命抗日根据地人民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描写宣化龙烟铁矿工人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斗争的中篇小说《红石山》；反映日寇投降后，东北地区察南翻身农民为保卫胜利果实，同国民党军、地主武装进行斗争的中篇小说《望南山》；描述解放战争期间一支解放军小部队转战华北，勇敢顽强地同国民党军战斗的中篇小说《北线》；描绘全国解放前夕，我们的战士和工人，为支援解放大西南，在修复被敌人破坏的粤汉铁路的战斗中百折不挠地同种种困难作斗争的中篇小说《锦绣山河》；描写中国铁路工人，在朝鲜战场上所表现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战斗，英勇抗击美国的长篇小说《洗兵马》（包括上卷《风雨》、中卷《茫茫雾》和下卷《明月》。全书作者未写完，而中卷还是他的遗稿）。

本卷的编排按作品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目 录

帕米尔高原的流脉·····	1
红石山·····	103
望南山·····	163
北线·····	198
锦绣山河·····	276
三千里江山·····	350
洗兵马·····	515

帕米尔高原的流脉

从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度，帕米尔高原的脉络流过塔里木盆地而突起为祁连山、合黎山、贺兰山、吕梁山、太行山、泰山，如同神话里的巨人，横卧在亚细亚上，终于将他的足趾伸入无边的黄海。就沿着这条脉络，在远古的史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偶尔爬下帕米尔，等到他们游走到贺兰山和吕梁山之间的高原上，地球上的人类才开始从野蛮的生活踏上文明的边沿。当你在陕西中部展拜轩辕黄帝的桥陵时，你会惊叹他以怎样超人的英武，克服了洪荒时代的山河的险阻，在辽远的钜鹿之野把蚩尤战败，给他的子孙奠下光芒万丈的历史的基石。

想不到，万万想不到，四千多年以来，斗争在死亡和胜利的漩涡中，他的子孙竟以可耻的低能，长距离地被抛落在人类进化的竞赛以后，陷进羞辱和创痛的泥淖里！

可是，他的子孙并不是甘心没落，甘心毁灭，相反的，他们却在搏斗，突击，走上光荣的复兴的途径。

今天，假如有人想写中华民族复兴史——即使是一部野史，这划时代的历史的起点还是应该开始在那块长远被人遗弃的我们的民族发祥的地带——贺兰山和吕梁山之间拔离海面两千尺的西北高原。

一九三七年八月。翠蓝色的曙光如同春晴的海潮，平静地，舒缓地，淹没了树木、村舍、田野，以及高原的全部。夜的帷幕被一只看不见的魔手撕得粉碎。星星，一颗一颗像是王冠上的钻石的大星，也被这只手粗狂地摘下，弃掷到草叶上，谷穗上。……不，错了，那点结在植物上的不是星星，而是透明的晓露，辉映着一片火红的朝霞，亮辉辉地闪耀着。

黎明爬上高原：清爽；爬进窗洞和门缝：光明；爬到人类的心头：活泼。活泼的心情化成轻松的嬉笑和无节奏的口哨，旋转在东，旋转在西，旋转在村镇的每个角落。

有一个人却包裹在薄雾似的忧郁里。当他大刀阔斧地收拾好行装，从桌上抓起军帽，他忽然迟疑地，留恋地，用他的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帽前的五角红星。这徽章陪伴他将近十年，给他勇气、信念、前途。然而不久，他知道它将像晨星一样地沉落而失灭，代替它的将是一颗带光芒的白日。虽然能够给他带来更大的光明，更有力的生命，他却不自禁地激荡在可泣可歌的回忆里，暂时变成感情的俘虏。

“嘘——”他摇摇头，很容易地摆掉这些脆薄的思念。他把军帽敏捷地扣到头上，感觉口腔有点干燥，于是提起桌上的一把洋铁壶，对着壶嘴喝下一大口隔宿的开水，快适地喘了一声粗气。

门外响起谁的迟缓的脚步声。隔着欹斜的板门，他用洪亮的喉音喊道：

“小鬼，快把我的行李搬出去！”

进来的却是一位老头儿：脑袋上斜压着一顶毡帽头，夹袄的大襟虚掩着，拦腰紧系了一条青搭布。嘴里咬着旱烟袋杆，他语音含混地说：

“早呀，邹同志，东西都捆好了么？”

邹金魁三步两步迎上去，热烈地拍着老头儿的脊背道：

“是你啊，张大爷！怎么？过秋天了？”

“可不是，早起风太硬。”张大爷从他刚刚缝好的夹袄上摘下一根白线头，又拍拍前襟：“我说，同志，你们要不要喝碗稀饭再走呢？”

“不，不，昨天已经骚扰你们一顿。老百姓还送来许多干粮，路上有得吃了。我再说一遍，张大爷，你千万告诉老百姓们不用害怕，我们走后，不会再有旁的军队来糟蹋他们。他们情愿拿出粮草养活我们，不过你知道，我们不是因为没有吃的才开走啊。——”屋外隐约地传来一阵噪闹的声音，邹金魁急急转换话头说：“出去吧，张大爷，同志们大约都集合了。”

在一方平阔的谷场上，灰色的军服，蓝色的短褂，来来往往交织在黄土色的阳光里，如同布机上的木梭。从一堆集聚着的人群中，坦率而开心的大笑时时爆炸开来。

“滚开，小秃子，再闹，看我不揍死你！……同志们，咱不是说着玩的，夜来旁人都送同志们东西，饼啦，羊肉啦，咱是个光棍子，没有人做，家里还有三只兔子，你们就留着吧，半道上好吃。咱有一杆枪，不缺少野味吃。……”

“你也去吧，三瓣嘴，正好配成两对。”一个强壮的青年插进嘴来。

“张贵生，咱哥们两个可不开玩笑！”三瓣嘴装出一副恼怒的神气，睁大眼，突起破裂的嘴唇，因而更像倒提在他手里的

野兔。

“哎呀，怎么撕人家的头发呢！”他忽然叫起来，用手急抚着披散在脑后的长发，脸部因着痛疼而涨得通红。他跳到圈外，把兔子抛在一架装载行李的骡驮上，一头攒进人丛里，拚命地追赶小秃子，嘴里狠狠地骂道：

“小秃崽子，非操得你叫妈妈不可！”

士兵们又痛快地轰笑起来，但这笑声突然中断，仿佛被一把锋利的宝剑斩折。

远处，邹金魁同张大爷并着肩膀走来。这位军官的高大身躯好像一座铁塔。他跨着大步，虽然故意缓慢自己抬脚的速度，依旧使老头儿非常吃力地追随在旁边。

他走近谷场，朝着人堆里叫道：

“小鬼，快去把我的铺盖卷搬来！”

继而，他转向贵生，亲热地一拳打在青年的强健的胸脯上。头一仰，高声笑起来。

贵生有一张黧黑的圆脸，粗眉毛，圆眼睛，鼻头散布着几粒粉刺。他帮忙士兵捆好一架骡驮，交抱着两臂退下来。

邹金魁凝望他一回，开心地打趣说：

“张大爷，你该给儿子讨房老婆了，人家也是二十一岁的人啦！”

“我不要老婆，你也没有呢！”贵生的倔强的脸庞抹上一层女孩子似的羞红。

“你不能比我呀，我是当兵的，哈哈！”又是一只粗大的拳头飞来，这次却被贵生接住了。贵生伸出自己的右手说：

“来，咱们再掰掰腕子，看我的力气长了没有？”

张大爷望着他们的无嫌隙的嬉笑，满意地眯起眼睛。他拔

下嘴里的旱烟杆，在鞋底敲敲烟灰，重新装上一袋，不紧不慢地说：

“讲几句话吧，邹同志，送行的人真不少呢。”

士兵站成一条笔直的行列，油腻而破旧的军装掩藏着许多颗纯洁而坚定的心。他们直视着前方，焦点集中在他们长官的宽阔的脊背上。邹金魁反扣着手，低下头，脚尖蹴开几块碎小的石子，遂后又挺起胸膛，扫了一眼农民的充满热情和期待的脸盘。惆怅像是一阵轻风掠过他的心头。这难得的惜别的情绪使他自己也奇怪他的反常。终于，他用一种习惯的腔调开始说话了，意思却是诚恳的：

“同志们，我们就要走了，平常蒙你们好意招待，实在应当感谢。……”他忽然侧转头，从肩膀上高声询问士兵说：“你们住的屋子都打扫干净了么？”——“干净了。”——他满意地点点头，继续说下去：“我们这次开拔，不再是自己打自己的人了。现在全国已经成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我们是要开到前线去打日本，打侵略我们的日本！你们的自卫军练得已经很好。以后更该加紧训练，不但可以保护本乡，还可以开上前线！同志们，我们前线见吧！”青筋跳起他的额角，他伸长脖颈高叫出最后的两句，随即轻轻地结束了他的讲话：“完了！”

张大爷并不曾细听这篇简短而响亮的演词。他的眼皮低垂，眼光似乎透进地面，间歇地吧嗒一下他的烟袋。他的确舍不得他们走。从他们来后，生活是多么容易啊！捐少，税少，实行什么统一累进税，连放印子钱的李德斋也给吓跑了。他们非但不刮地皮，反倒帮助老百姓组织自卫军，少先队。……

“啊！这群人太好啦！”他不觉轻细地自语着，遂后又跌进迷惘的沉思里：“看看邹金魁，一点没有官架子，一到春秋，还

领着同志们帮辅大家伙犁地啦，打场啦。咱活了五十多岁，从来就没看见这样好军队！”

他的思绪像是一缕游丝，荡到这儿，荡到那儿，这时候一阵鼓噪把它无情地击断了。

“欢——迎——区——长——说——话！”

张大爷仓皇地抬起头，脸上的细密的皱纹急速地伸缩着，形成一副寂寞的苦笑。他从嘴角拔下烟袋，摸摸他的花白胡须，又咳嗽了两声，但他依旧不知道应该从哪儿说起。

“我说什么呢，同志们？”一个吞吐的停逗：“你们走吧！打日本去吧！等你们打胜仗回来，咱们一定再喝一顿酒，叫它比夜来还热闹！”

“鼓掌！”邹金魁朝背后一扬手，大踏步跨到张大爷的身前，热情地抓住他的略微抖颤的枯手。从老人的湿润的眼眶，邹金魁又望到张贵生的黝黑的圆脸。这个青年闭紧嘴唇，极力装出镇定的样子，可是挂在他脸上的冰冷而不自然的笑容却把他完全出卖了。

锣鼓，喇叭，出其不意地从群众里喧腾出来，这同军队的号角搅成一片难听的合奏。队伍出发了。邹金魁迈动长腿时，向左右欢送的人群挥舞手臂，而且大声同他身旁的熟人打招呼：

“好好干吧，贵生，我们后会有期。……噢，怎么没看见吴有财呢？小秃子，你爸哪去了？”

“病啦！”

“哈，谁叫他昨天不要命地喝酒！告诉他，赶快到延安归队吧，我在那儿等他，听见么？”

田野里熏蒸着残余的暑热。叫哥哥，纺织娘，得意地在谷穗和高粮杆上鼓动羽翼。蓦然间，它们噤住声音，纵跳到深密

的草丛里隐匿起来。迎着高高的朝阳，唱着粗壮而不谐合的军歌。这一队愉快的战士渐渐地迷濛在原头碾起的黄色的尘雾里，撒在后面的是一些黝黑的脸面，神情从紧张转成松弛，终于变成无助的失望。

二

有财嫂拐着一双小脚走进来，看见男人安静地仰卧在土炕上，平板的紫脸没有一丝儿表情，眼珠直瞪着烟熏火炼的拱圆形的窑顶，从那儿，几缕灰线悬挂下来，颤巍巍地摇摆着。

她坐到炕沿上，拉起衣襟擦擦额角的汗水，又用它扇着风，短促而急快地说：

“秋后啦，猛古丁又热起来，真是！真是！”

她有一张扁扁的黄脸，两只细小而精神饱满的眼睛之间是一条平阔的鼻梁。她的头发很厚，脑后盘着一个牛屎似的发髻。蓝粗布裤褂已经褪色了，裤脚紧扎着，褂子的背后起了许多点雪花形的汗渍。此刻，她的脸是红红的，一半儿由于燥热一半儿由于兴奋。她实在高兴极了，一进门，她就希望男人问她今天出席妇女联合会的事，他却只是死板地躺在那儿，不言不语，这使有财嫂焦烦起来。

“头还痛么？给你姜汤又不喝！”男人依旧沉默着。有财嫂生起气来，吵声喊：“说话呀！哑叭啦么？”

“发什么脾气！”吴有财一翻身。朝里躺着。

“叫谁也受不了！什么病，一躺就是七八天！”她还想再唠叨几句，可是又吞下了，她的左眼跳得她心慌。左眼跳祸，右眼跳客，她不愿惹起男人的牛劲，多生些无用的闲气，她从炕

席上折下一小片高粱秸，抿点唾沫，压到眼皮上，摆动着两手走出窑洞。

望望太阳，近午了。晌饭吃什么呢？今天似乎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应该吃点好的。她盘算一回，决定做小米干饭炒韭菜，菜里多加点油。她转回屋子，开始在土灶前炊起午饭。淘上米，烧了几把柴火，无精打彩地坐到泥地上。一团一团的浓烟从灶门冒出来，又从窑门流出去，落后的青烟一时挤不出去，升到屋顶，打几个转身，便从门上特意开的四方形的窟窿溜到屋外，欢快地飞舞上半空。

用袄袖揩揩油脸，又往灶眼里添了几块柴，有财嫂注视着自己的多棱的小脚，想起刚才妇女联合会上的事，主席的话似乎依旧响在她的耳边：

“许多人推举有财嫂做洗衣队的队长，有没有反对的？没有就通过了。”

这是多么光荣的事啊！简直比针线受人称赞时还光荣十倍。她得意地想着，不觉笑出声来。

“闹什么鬼！”男人嘟哝着，翻了一个身。

抓到这个机会，有财嫂便高兴而又忸怩地说：

“秃子他爹啊，她们举我做洗衣队长呢！主席还夸奖我能干！”

“哼，你就爱戴高帽，给你几句好话就不知道东西南北了！看你忙忙叨叨，整天不坐家！”

“怎么？怎么？我是革命啊！女人就不许革命么？现在——现在可不像头前了，男女平等，……”她记得有人在识字小组里曾经这样说过，原来的话还长，但她记不起那么许多了。停一停，她不服气地接下去：“嗯，我就是这么个人，心直口快，

谁像你，一千锥子也刺不出血！”

“少说两句吧，怕你啦！”

“我偏说，我偏说！有了毛病还怕人批评，你一点不像邹金魁他们那些人！”

男人静下来。他知道自己的老婆是对的。然而他的苦恼而惶惑的思绪无情地烦扰着他，使他对于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厌倦，甚而是憎恶。

什么地方噪噪嚷嚷。这闹声，不时被野风吹到他的枕畔，整整一上午。他更注意到小秃子一吃完朝饭就挥舞着木刀跑出去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他生起一点怀疑。

“孩子哪去了？”

“上操去啦，你不知道？”有财嫂的掀起的嘴唇一下就展开了：“今天合区的自卫军和少先队都到咱们这里来操练，你也不去看看！”

饭已经煮熟，菜也炒好了——一盘早晨新从菜园里剪割的绿澄澄的韭菜散发着油腻的香味，一闻就会叫人流口涎！

可是小秃子还不曾回来。她想这孩子简直是只野猫，有同伴恋着玩，玩到天黑也不知道饿。她倚着门框，右手搭到眉上，眯起小眼睛向张大爷的谷场眺望。

会操已经完毕了。自卫军赤着粗黑的上身，头顶包着蓝帕子，乱纷纷地舞动他们的梭标，锚子，来福枪，足有三百多人，简直是庙会时野台上的一场热闹的武戏。

孩子们——少先队的英雄——挤撞在人群里，有的从大人的嘴边抢夺大饼吃，有的同自卫军起劲地玩弄刀枪，也有一个两个正经地练习“立正”和“跑步”一类操练时的行动，可是另外一个孩子立刻会把他推撞一个踉跄，或者同他扭做一团，皮

球似的滚在场上。

没有小秃子的踪影。有财嫂刚一抬脚，想要走前几步呼唤呼唤，不知什么鬼东西从一盘石磨后跳出来。

“妈！”

她向后一退：手抚着心窝，喘嘘嘘地说：

“哎哟，吓死我了，小杂种！”

小秃子顽皮地嬉笑着，一头从妈妈的胳膊下蹿过去，耗子似的窜进窑洞。他把木刀抛在地上，从炕头取出一个洋铁罐儿。这是他仅有的玩具。他曾经在这里边养过蚂蚱、螳螂、蚯蚓，于今是一只不会叫的蟋蟀，他鲁莽地说：

“妈，给我一个触灯盒！”

他的小褂已经湿透了，衣襟敞开，汗水流过他的灰泥斑驳的胸膛，画成许多条弯曲的沟渠。他的小脸黑里泛红，两只好看的大眼睛灵活地滚来滚去。可是，有财嫂看见他的头后新添了一条伤痕，血珠凝结不久，她用亲昵而又埋怨的声调说：

“淘气死啦！脸上身上老有伤，这又怎么啦？”

小秃子鼓起腮帮子，眨巴眨巴大眼睛，半晌才说：

“我和他们比刀——妈，有没有触灯盒？”

“做什么？”

“养促促。这个给张大爷，……”他把洋铁罐一扬，眼里又闪出顽皮的光芒：“他说旧铁好给自卫军打锚子。……”

“罢呀，吃完饭再说吧，饭都凉啦！”

在女人摆饭碗的当儿，吴有财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三

围绕在一带头顶插满荆棘的短垣里的是一座三开间的房舍，墙上的泥灰大片地剥落下来，后墙的灰块显出新旧不同的色调。屋顶寄生着一些卑小的植物，蔫垂着头，不时有一只两只晓舌的麻雀飞上屋檐，轻快地咬嚼它们。这一切，把房舍装扮得很像一个没落的人物，头发蓬乱，穿着补丁衣服，勉强支撑着它的腰肢。

正中的一间是堂屋，又是厨房，盘着锅台。左边的一间布满厚密的尘土，乱堆着柴草、米面和犁、锄、镰刀一些被汗手滋润得发亮的农具。不同的景象展开在右首的一间：窗上糊着白纸，一张长方形的不曾油漆的木桌横放在窗下，配搭着两条白木板凳。砚台、笔、墨、报纸、文件，整齐地摆在桌上。房间的另一端照例盘踞着一铺土炕，庞大，蠢笨，占去全房二分之一的尺度。——这是区政府。

二两白干流过血管，区长张大爷是在极度的兴奋中感到过分的疲倦。整整上半天，他在自卫军会操里扮演了一位非常重要的角色，点头，打招呼，半秃的头顶冒着热气，额角淌着大汗，他的嘴脸似乎是在微笑中消溶了。

“张大爷！”“张大爷！”

这三个字简直成了固定的名词，除去儿子而外，无论老人、青年、小孩，全向他这样招呼。他高兴地答应着，自己也不知道嘴里吐出些什么含糊的语句。他的品行、心肠，是像他的眉目一样的端正而善良。全区的人，认识和不认识的，没有不对他表示尊敬的。因此，当选举区长时，他竟以绝对多数的票额

被乡民热烈地拥护着，虽然他再三地推辞，以为自己的精力不够。他的精神确实是跟随年龄而渐渐地衰迈下去。然而不怕，他有一位优秀的助理员——儿子贵生。

“这孩子真是个好家伙，想不到！”张大爷躺在炕上，闭着眼皮不停地寻思。

以前，在他看来，儿子只是出奇的倔强。孩子时代，他把他送进乡里一家小学读书，他时常一个人静悄悄地坐在土崖后或者树荫下，用心地读着每一个字，模样儿怪老实。可是，如果哪个小孩惹恼了他，他会冷不防把那个孩子摔倒，骑在对手的身上，擂起小拳头狠命地捶打。直到现在，他的脾气依旧那么古怪。不耐烦的当儿，一只盘旋在他眼前的苍蝇也能激起他的愤怒。他会暴躁地跳起来，追逐着那只苍蝇，一直把它打死才肯罢手。但当他遇到他所佩服的朋友，他变得比一只绵羊还温驯。邹金魁驻在这里的时候，一有空闲，他就粘到他的身边，逼他讲些自身经历的神话似的故事。他同士兵厮混得也很熟，跟随他们上操，上政治课，参加讨论会。经过这样有意无意的锻炼，他不但具有一身小牛似的强壮的肌骨，对于政治还有相当的认识。今天，他竖起浓眉毛，睁大溜圆的眼睛，竟有胆量代替父亲挺立在三百多自卫军的前面，领导他们演习各种军式的操练，这实在是张大爷意想不到的。

他不像父亲那么口词迟钝。他能用开阔而清楚的发音向大众说话，虽然声带有些不自然的抖颤，失去平时那种结实力量。

“……同志们，”他把这三个字说得像邹金魁一样的流利：“大家这可知道编练自卫军多么重要啦吧。所以，向后每一个乡村，一礼拜顶少得上两回操，隔半个月咱们就来一回全区合操。至于政治课呢，每一乡就从自卫军里挑一个负责好啦，不过区

里可得有个指导员。……”

立刻，这个职责就被大家推到他的身上。他极力遏制住牵动在嘴角的微笑，不露出得意的神气，他的眼睛却闪出特别明亮的光彩。

接着，他帮助孩子们操练少先队，吩咐他们以后跟踪自卫军来训练他们自己。他的行事完全依照县政府的指示。不过，张大爷以为自己决不能办得这么简洁而周密。他的夹杂在话里的文绉绉的字眼尤其惹起老人的极大的惊羨。

“好家伙！”张大爷睁开眼，看见儿子坐在桌前，横起宽阔的肩膀，注意地读着一份刚从外边寄来的报纸，似乎一点不知道疲劳。他的思想慢慢地糊涂起来，烟袋从他的嘴角无力地滑下。

小秃子蹑手蹑脚走进堂屋，躲在门旁朝房间里窥望。天气燥得古怪，贵生脱光了膀子，眼睛空泛地望着纸窗，不知想些什么。

“咪咪！”他学了两声猫叫。贵生动都不动。于是，他搔搔脖颈，使劲把手里的洋铁罐抛进房间。铁罐撞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呻吟。

“谁？”贵生恼怒地低声喝问，但当他看见跳进来的是嬉皮笑脸的小秃子，他好像正在期待他，迫切地小声说：

“过来，我问你一件事！”

孩子并不理他，跳跳蹦蹦奔到炕前：

“张大爷，你不是要旧……”

“小点声！”贵生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到桌前，指一指老人的张开的嘴，从那儿，黏黏的口液挂成一条细长的粉丝，“我问你，你爹害的什么病？”

孩子撮起嘴唇，细声地吹着口哨，胡乱摆弄桌上的东西。他的小手又被贵生压住：

“老实点！告诉我，你爹害的什么病？”

这次，孩子说话了：

“不知道。——想必是肝气病，老和我妈吵嘴。”

他扮了一个淘气的鬼脸，遂后跪到板凳上，抢过平展在桌上的报纸，反复地翻弄。

贵生挤着鼻头的一粒粉刺，说：

“小秃子，给我报纸，我考你几个字。”

他指点着一段新闻的标题：

“认识这些字么？”

孩子侧起头，慢慢地念道：

“……员儿童说……士兵……队。”

“好啦，动员儿童说服士兵归队，你才不认识三个字。这里面说有些告假回家的兵听说我们军队要往前线开，害怕不敢回来啦。所以政府就动员小孩劝他们的爹爹、大爷、叔叔，赶紧回去杀日本。——小秃子，你爹是不是装病？”

这意想不到的质问竟而使孩子迷惑了，哑默了。贵生望着他的迅速眨巴的大眼睛，好笑地扯一扯他的耳朵：

“小秃子，你是个挺好的少先队，不管你爹是真病假病，你得劝他快快归队。听着，我教你——”

一个新的刺激突然抓住孩子的神经：

“我再来！”

他嚷着跳下板凳，飞快地跑出门口，跑过院落，光赤的脚板拍着干硬的泥土，发出清脆的肉的声音。

张大爷也跟随儿子来到街门口。老人的觉睡得本来不沉，朦